

汉字简化是 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

HANZI JIANHUA SHI DANGQIAN
WENZI GAIGE DE ZHONGYAO BUZHOU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HANZI JIANHUA SHI DANGQIAN

汉字简化是当前

WENZI GAIGE DE ZHONGYAO BUZHOU

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6年·北京

HANZI JIANHUA SHI DANGQIAN
汉 字 简 化 是 当 前
WENZI GAIGE DE ZHONGYAO BUZHOU
文 字 改 革 的 重 要 步 骤
本 社 编

*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2³/₄ 印张 45 千字
1976 年 10 月第 1 版 197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9060·635 定价：0.15 元

出 版 说 明

汉字简化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之一，是改革汉字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复刊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一系列指示，陆续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文章。为了便于广大工农兵同志和各方面人士探讨汉字简化问题，在《文字改革》专刊复刊一周年之际，我们曾将专刊上发表的部分文章选编成册，出版了《汉字的整理和简化》。现在，我们又将近一年来发表的有关文章汇集起来，作为《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一书的续集出版，供关心文字改革工作的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编 者

1975年11月

目 录

文字改革我们应当发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工人 倪龙仁 周金根 (1)
王 玉 珍 杨利福

人民群众简化汉字的洪流不可阻挡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和教师 (6)

“将文字交给大众”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吉林省德惠县达家沟公社 (13)
六家子三队文字改革小组

多用同音代替 简缩汉字数量

.....旅大市第一中学 李 航 (16)

同音代替是精简汉字字数的重要途径

.....胡双宝 (21)

精简字数的一条途径

——试谈包孕字的整理

.....高更生 (25)

从字音和字义的关系谈汉字改革

.....徐 青 (30)

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

——从群众新造简化字中得到的启示

.....郝 纯 项 徽 (35)

简化汉字要注重表音作用

.....高天如 (41)

形声简化字好

.....四川省大邑县蔡场八大队小学毕业班 (44)

群众欢迎简化地名用字

.....山东省即墨县革委会 季阁豹 (45)

一些地名用字必须简化更改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 李守善 (46)

要继续简化地名用字

.....刘寅年 (48)

农村常用字的简化大有可为

.....浙江省湖州中学革命委员会 (50)

要大力简化农用字

.....江苏省泰兴师范学校开门办学组 (54)

繁难字可适当地用同音字代替

.....内蒙古军区某部 钟志祥 (56)

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

.....向 晖 (57)

正确对待学生作文中的新简化字

.....福建省邵武县第二中学 傅书松 (62)

学生作业中出现新简化字怎么办?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肖 铎 (64)

观招牌有感

.....龚 青 (67)

文字改革我们应当发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工人 倪龙仁 周金根
 王玉珍 杨利福

我们是排字工人，每天干的是拣字、排字的工作，和方块汉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对方块汉字的繁难有切身的体会。毛主席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1年，毛主席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1953年，毛主席又指出，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主席这一系列的指示，表达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愿望。

汉字数量之多，到我们车间一看就清楚了。字架上密密麻麻的小格子，象无数排在一起的蜂窝。我们是排科学技术书刊的。字架内部、外部，加上添盘，准备了一万多个字。就这样还不够，常常临时现刻铅字。面对着这么多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拣，不要说初来的人觉得眼花缭乱，茫无头绪，就是熟练的工人，干一天下来，也感到脑袋发胀。以前，字架是排成一个大横排，我们走来走去拣，别看一天走不出这一小块地方，脚底下却要跑几十里路。现在，我们改变了字架排列方法，拣字由站着改成坐着。但是，和其它行业比较起来，我们

的技术革新还是比较落后的。因为，不管怎么动脑筋排列，汉字的数量不减少，格子还是那么多，很难从根本上改革。我们排字有困难，这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汉字数量多，给广大工农兵学习和使用文字带来很大的困难。

能不能进一步减少汉字的字数呢？完全可能。因为汉字虽然多，使用的频率却有很大差异。我们字架上那一万多个格子里的铅字，有的拣空又装满，装满又拣空了多次，有的却积上了一层灰尘，十天半月难得动一个。但是，既然有这个字，就不能不准备着。否则，一旦要用，还得到别处去找或现刻，那就更耽误事了。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想到过，采用同音字代替的办法，在意义不混淆的情况下，合并一些字，取消一些字，不是很好吗？比如：“蹙”“簪”这样的字，又难、又不常用。如果用“促”“吕”代替它，从而把那两个难字从一般的字典中开除出去，不是挺好嘛！还有的字，原来是一个，加上不同的偏旁，越变越多。其实去掉这些偏旁，一点儿也不碍事。比如“葫、糊、蝴、糊”四个字，一律写成“胡”：“胡芦、胡猕、胡蝶、浆胡”，意思照样能分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不好呢？这样广大工农兵最欢迎。如果光是减少每个字的笔画，结果字数还是那么多，如果象“胡”这样，五个字变成了一个字，变动有多大啊！现在我们常用的字，大概有三千多，如果逐步归并某些同音字，使汉字的数量大减少，对工农兵有多方便哪！

当然，精减字数和减少笔画都是不可偏废的。现在有不少的字，笔画还是太多。象“藏、囊、餐”这样的字，写起来乱糟糟，印出来也象一个黑疙瘩，刻起字来就更麻烦。一般书上作小注用的七号字，只有火柴头那么大，要刻一个三四十笔的

字，快赶上制作一个非常细致的手工艺品了。如果按照群众意见，把这些字改成“艹、申、夕”等，写起来容易，刻起来简单，看起来清楚，是会受到群众欢迎的。

国家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已经近二十年了。这些简化字有利于工农兵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归并了不少异体字，减轻了排字的负担。我们在拣字的时候，也碰到有的写稿的人偏偏爱写些已经废除的繁体字。简简单单一个“艺”，偏要写成“藝”，“与”偏要写成“與”，甚至“伞”要写成“繖”。这么一写不要紧，给拣字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这些都是废除了的字，我们的字架上沒有。老工人记不大清了，青年工人根本就不认得，结果，不是东问西问，就是到备用字架上白白找半天。浪费了时间，耽误了生产。我们想，写稿的同志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每天看报看书，用了二十年的简化字，总不能说不会吧，为什么还要写那些废除了的字呢？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干嘛还留恋那些被淘汰了的老东西呢？这种旧习惯可以改一改了。纵观汉字演变的历史，由繁向简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使用简化字，正是适应了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我们呼吁大家学简化字，用简化字，都来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咱们不但要积极简化汉字，还要努力创造条件走向汉字拼音化哩！

在按稿子拣字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不少群众创造的新简化字。有的是早已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如“兰(藍)”、“畲(賽)”、“乜(漆)”、“桔(橘)”、“旦(蛋)”、“令(齡)”等；也有的是某地区、某专业使用的尚未流行的字。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汉字简化的迫切需要和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学理论、搞批判、写评论、写文章,蔚然成风。这是推动汉字简化的强大动力,也是新简化字得以产生和流行的源泉。有了广大工农兵关心文字、使用文字、改革文字的生动局面,文字改革工作才能有深厚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从《汉字简化方案》公布至今的二十年间,社会主义祖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创造了大量的简化字,并且经过实际使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建议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广泛搜集,在群众评议的基础上统一规范,拟定出新的汉字简化方案,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使汉字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照亮了我们的心田。工人阶级应当自觉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步骤。而改革文字,使之成为更方便、更合理的工具,就成了广大工农兵的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虽然整天接触汉字,对文字改革也有一些意见和想法,但是得不到表达的机会。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识到,汉字简化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毛主席说:“**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劳动人民创造文字、使用文字,也一定能改革文字。在这方面,我

们应当发言,也能够发言。最近,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成了研究组,对汉字简化的原则、方法、步骤等方面,进行研究,决心在调查研究,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对进一步改革汉字的看法。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为了有利于广大工农兵学习革命理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使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

(原载 1975 年 7 月 25 日《光明日报》)

人民群众简化汉字的洪流不可阻挡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和教师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并且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毛主席的指示，为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和使用了大量新简化字，在文字改革阵地上充分显示了主力军的作用，推动了文字改革工作。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肆意攻击文字改革工作。对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今年，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为了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动谬论，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推动当前的汉字简化工作，我们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全体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今年在省内部分地区对群众创造和使用的

新简化字进行了调查。事实胜于雄辩。工农兵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运用了大量的新简化字，为现有汉字的简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攻击汉字简化的谬论的一个有力的回击。

进一步简化汉字是人民群众的愿望

“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胡说什么“现在流行的简化字实在要不得。”工农兵群众的回答是：“现在的简化字还太少了。”

建国以来，汉字简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就精简字数来说，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公布，就淘汰掉异体字一千零五十五个。就简化笔画来说，经过多年的分批推行，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二千二百三十八个。其中一、二表原繁体字五百零七个，平均每字十六笔，简化成简化字四百八十四个，平均每字八笔；不仅每个字的笔画简化了一半，而且还淘汰掉二十三个字。但是，在常用的汉字中，还有相当一些字笔画繁多，如“霸露籍警翻镰糠瞧藏擦”等，真是难写、难认、难记！可见，群众要求进一步简化汉字的愿望是完全正确的，而所谓“要不得”的谬论是同党中央的指示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唱反调。

人民群众对简化汉字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创造性，不但积极运用已正式公布的简化字，而且大量地创造新简化字。据我们调查的材料统计，山东人民群众目前使用的新简化字共有一千六百三十多个，这份材料已送有关部门研

究、参考。分析这些新简化字，我们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为了大量精简字数，群众大胆地运用代替法。群众中把“师傅、副班长”写作“师付、付班长”，习以为常，毫无疑义。第二，为了使大批字减少笔画，群众大量运用偏旁类推法。现代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不同偏旁构成的合体字。简化了偏旁并加以类推，既有简单明了的规律，又能大批进行简化。如“療遼”简化为“疗辽”，“僚僚僚僚僚”都可依“了(寮)”进行简化。第三，为了大量精简偏旁数目和简化偏旁本身的笔画，群众采用了多种方法。对于不常用、不便称呼的，就用笔画少的偏旁代替，如“段豸阼寮雍”等，分别用“下豸兰了用”等代替；对于容易混淆、现代汉字又不容易区别意义的偏旁，就采用合并法，如“ㄣㄣ、水小、𠂔𠂔”等，分别合并为“ㄣ、小、𠂔”等；对于常用而笔画多的偏旁，则采用简化法，如“鬼麻雨其里黄”等，分别简化为“鬼麻雨𠂔里𠂔”等。群众大胆地采用代替法、偏旁类推法以及简化构字偏旁的办法，大量地创造新简化字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人民群众对简化汉字是多么热情、积极，而所谓“要不得”的叫嚣是多么荒谬、反动！

人民群众有创造文字的才能和智慧

“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现在的文字改革工作“未免轻率”，胡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根据乱造简化字。”工农兵群众的回答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简化字，是从实践中产生，是简化得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民群众创造文字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正是遵循毛主席关于**“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导进行的。简化字是从群众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经过多方征求意见，逐步推行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轻率”“乱造”**的问题。就以我们在山东收集到的新简化字而论，由于还未经系统研究整理，难免有的是需要斟酌的，但是应当肯定，其中的大部分是简化得很好，有利于目前的应用。

为了有效而认真地简化汉字，山东人民群众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式。有的采用代替法，如“拣、勺、虏、代、巴”等，分别代替“检、杓、掳、戴带袋、芭芭靶”等；有的采用轮廓特征法，如“面具街雪”等分别写作“𠂇𠂇𠂇𠂇”等；有的采用草书楷化法，如“重、官、青”分别写作“垂、宀、𠂇”等；有的采用会意法，如“家”写作“宀”；有的采用符号法，如“勤鞋”分别写作“勑鞋”等；有的采用形声法，如“菜墙懂”等分别写作“茅垟恂”等；有的采用偏旁类推法，如“点然烈黑焦照”等字的“灬”简化为“一”。就是同一种简化方式，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以偏旁类推法为例，有的避免同别的字混淆，如“羽”作偏旁用都简化为“习”，但“羽”单用就不简化为“习”，以便同“练习”的“习”相区别；“翟”作偏旁依“跃”类推简化为“夭”，“耀曜”分别简化为“妖妖”，“濯”却不简化，以免同“肥沃”的“沃”混淆。有的照顾形声字声符标音的准确性，改用别的偏旁，如“蹈稻”简化为“助初”，“陡”简化为“抖”。有的照顾书写的方便，适当改变偏旁的笔画，如“鬼”单用和作右、下偏旁简化作“鬼”，作左偏旁却简化为“覞”。有的不机械地采用偏旁类推，而采用代替

法,如“麒麟、蝌蚪”简化为“夂林、科斗”。采用这些多种多样的简化方式和机动灵活的简化方法,既能达到大量地简化汉字的目的,又能充分发挥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辅助交际工具的功能。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无限智慧和高度创造性,同时也是对阶级敌人攻击简化汉字“轻率”、“乱造”的有力回击。

新简化字是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长期实践的产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新简化字也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有不少字是有长期实践的基础的。有些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有的在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文籍中就大量运用过。有些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几十年前的手稿中用过的。而且有不少用代替法简化的字,在《新华字典》里就明确规定可以代替,如“拣(捡)、勺(杓)、扇(煽扇)、滑(猾)、虏(掳)、搀(掺)、夫(伕)、扁(薹薹)”等。就是一些真正的“新”简化字,也一般具有笔画简单、易写易认易记、能准确地记录语言的优点,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即使人们常担心的用代替法简化的字,也能充分发挥它的交际功能,因为正象鲁迅所正确指出的,“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有些简化字组在词语里,如“介茅(芥菜)、旦羔(蛋糕)、井文(警察)、于边(街道)”,意思是很清楚的。

简化汉字工作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刘少奇一伙还假惺惺地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什么简化

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有的家伙还咬牙切齿地下结论说“搞糟了”。工农兵群众的回答是：“人民群众积极简化汉字，好得很，好极了！”

政府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已经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广泛运用，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简化字又象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人民群众对简化字热情欢迎，争相使用。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战场上，到处可以看到“学惨、歪风、屹立、井畅”等新简化字；在工厂、农村、商店里，经常可以看到“灶炭，质另、胡卢、拈种、汔口、难耗、黄汎、玻玢”等新简化字；在日常书写中，还看到“勘俭、年令、迄设、比亩、午助”等大量新简化字。毛主席早就指出，革命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鲁迅先生也曾大声疾呼：“将文字交给大众”。几千年来，在旧社会，剥削阶级把持了汉字，把汉字弄得又繁又难，广大劳苦人民不掌握文字，没有文化，尝了苦头，上了大当，吃了大亏。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简化汉字工作，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广大工农兵拍手称赞简化汉字“好得很！”“好极了！”让那些叫喊“搞糟了”的家伙去向隅而泣吧！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孔老二和历史上一切反对汉字变革的复古狂们，都被人民群众改革汉字的洪流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充当了阻塞江河的污秽垃圾，其下场也不例外。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掀起的汉字改革的洪流，必将冲刷一切污泥浊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滚滚

向前，最终达到“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光辉目的。

(原载 1975 年 8 月 10 日《光明日报》)

“将文字交给大众”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吉林省德惠县达家沟公社六家子三队文字改革小组

能不能“将文字交给大众”？怎样“将文字交给大众”？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文字改革阵地上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孔孟之徒，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顽固地维护繁难的方块汉字，不准改动一下。孔老二就叫嚷：古时没有的字，宁可空缺，也不能再造新字。他们甚至还说什么：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因而方块汉字被特权者故意弄得很繁难，长期把持在少数人手里，作为愚弄人民的工具。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够了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苦头。

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个老贫农，解放前没读过书，解放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由于许多字笔画繁多、难记，学习了二年，仅仅记住七百多字。一个别有用心的人讽刺他说：“翻土坷垃块的要能学会认字，念书人就沒有用场了。”老贫农看透了这是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扩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是给自己学习革命理论、学文化的热情泼冷水。他毫不灰心，坚持学习，积极参加改革文字的活动，用事

实批驳了这个错误论调。

几千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反革命统治,总要把文字作为搞复辟、倒退的工具。他们利用文字写书、编戏,宣扬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腐蚀、毒害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并采用各种办法大造革命舆论,与反革命政权作斗争。解放后,劳动人民掌握了印把子,识字、念书才有了保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当前,工农兵群众为了从各个角落把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清除掉,迫切要求更快更好地掌握文字工具。

我们生产队里有几个给地主扛过二十多年大活的老贫农社员,见到阶级敌人利用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坏故事腐蚀、毒害青年,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非常想编革命故事,写批判稿,教育青年,打击阶级敌人。但是,他们不会写字。因此,他们愤慨地说:“万恶的旧社会算把我们坑苦了,弄得我们不能念书,不会写字。”

这些老贫农认不得字,一方面是由于旧社会不让他们有学文化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由于繁难的方块字造成的。据我们所知,有的老贫农在解放后上过农民夜校,可是在夜校中学的字,边学边“回生”了。

因此,“将文字交给大众”,是贫下中农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需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需要,是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需要。总的来说,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了适应这些需要,应该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帮助广大贫下中农尽快地掌握文字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公社为了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办起了黑板报。贫下中农在给黑板报写稿时，觉得“菜”字不好写，就用“茅”字来代替，觉得“量”字笔画多，就把它写成“舅”，有的人会汉语拼音，遇到不会写的字，干脆就用拼音字母写上。

自然，这也引来了诽谤和攻击。他们胡说什么：“汉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笔一画都不能少，现在这样乱造字，要是仓颉在地下有知，一定会痛哭流涕的。”可是贫下中农不听他们那一套，因为贫下中农想的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怎样能把文字改得容易掌握，作为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的有力工具。

（原载1975年7月25日《光明日报》）

多用同音代替 简缩汉字数量

旅大市第一中学 李 航

毛主席早在 1951 年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还说：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在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还要把汉字数量压缩到一定限度，才能减轻工农群众的负担。例如在《新华字典》上，原来以“盧”为声旁的字，有“廬、爐、鑪、蘆、盧、瀘、壚、鑪、爐、顱、鷓、臚、臚、鑪、鑪”等十五个字，简化整理后变成了“庐、炉、芦、卢、泸、垆、庐、顱、鷓、臚、臚、鑪、鑪”等十三个字，字的形体大大简化了，可是字数没有减少几个。学习和运用这些字还是不太容易。因此，简化汉字笔画必须与精简汉字字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减轻群众学习汉字的负担的目的。为了进一步精简汉字字数，这里谈几点看法。

提起汉字，人们马上想到它的表意特点，而对它的表音作用往往忽略。而如果一味强调汉字的表意特点，忽略它的表音作用，那末，汉字只能“一顶一”的简化，汉字字数很难精简下来。当然，汉字的表音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汉语词汇中多音节词的发展。

有些同志担心说：简缩通用汉字字数，会不会引起汉语词

汇的贫乏和混乱呢？大家知道，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其中有些单音节词至今还是汉语基本词汇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在发展，今天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复音节词已有很大发展，复音节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占了绝对优势。汉语词汇的这一变化，为强化汉字的表音作用、大大简缩汉字数量提供了条件。

在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我们已习惯用“谷”代“穀”。现在，群众也把“跳舞”写成“跳午”，把“篮球”写成“兰球”等等，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这是适应了汉字由表意向表音发展的规律的。这里，“谷”不确定表“山谷”还是表“谷物”，只表gǔ音，“午”不表时间，只表wǔ音，“兰”不表颜色，只表“lán”音。“谷”“午”“兰”等字在特定的环境中表音，词意不发生混淆，字体简单、现成，又可淘汰“穀、舞、篮”等字，好得很！

复音节词中的词素之间，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原来，从单音节词看，“鲈”字的造字法是科学的，从鱼、卢声，只用了一个字就表明了一种鱼名，可是从复音节词看，“鲈鱼”一词中的“鲈”字就不够科学了，后面的“鱼”字已经确定了词的意义，可是前面的“鲈”字还保留着一个意符“鱼”旁，重迭、累赘。假设“鲈”字只表音，以“卢”字来表示，“鲈鱼”写成“卢鱼”，并不会发生什么误解，可以简掉“鲈”字。如果今天，对新出现的事物名称，继续用单音节词来表示，那末用来记录汉语的汉字，就会出现不利情况：（一）需要继续增加新字形（由于汉字字音有限，势必增加同音字，为区别同音字往往在形声字的意符上打主意），让汉字的总字库继续膨胀，仅化学学科就已经增加了许多生僻字，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二）同音字增多后，单音

节词在口语中称说,往往会听不明白,如我说“卢”,你可能听成“炉”,你说“颇”,我可能听成“芦”,容易混淆。单音节词的造词法,只考虑视觉,不考虑听觉,在社会交际中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发展单音节词并扩大汉字字数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发展多音节词,加强汉字表音功能,逐步减少汉字字数,更好地适应汉语词汇发展的需要。这是势在必行的。

汉字的表音是表音节的,而不象拼音文字那样表音素。汉语中同声同韵的音节有四百一十多个,带上声调,音节就有一千三百多个。对这些音节可以考虑规定它们的代表字,即规定每个音节有一个或几个表音字。

表音字如果用来逐步代替象声词、译音词,就可以淘汰不少汉字。事实上,由于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专用字,给使用带来了很大不便。例如一本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民族体育展新容》的副标题和作者名字,就出现这种情况,副标题是《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大会见闻》,作者“哈木图”,这里三个mù音,用了三个不同的汉字。再如“蹇[xi]蹇率[sū]率,淅淅沥沥”,这里xi音用字就有“蹇、淅”。

为改变这种混乱状况,有些同志建议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来拼写,这是可以试行的,但是,还可以先统一表音字。表音字要求做到简化,中性,一般读阴平声。假定汉语表音字规定,以“木”代表mù音,那末上面带mù的几个全音化词就写成“东乌珠木沁(旗)”,“那达木”,“哈木图”;若规定用“希”代表xi音,那末上面带xi音的几个词;就可以写成“希希苏苏”、“希希里里”。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凡同音的都一律用一个字来表示,但

现在也不能太拘泥成法。

有许多复音节词可以实行半音化,这里所谓半音化,就是在一个复音节词里,采取由一个字表意,另一两个字音化,这样也能够淘汰一大批汉字,而由于音化部分的汉字往往和原字形相似,既不影响词意,又不增加认字的负担,所以较容易推行。根据这个意思,上面带“卢”旁的字,有些可以这样处理:“芦——卢苇、庐——卢山、茅卢,泸——卢州,栌——黄卢树,颅——卢骨,鲈——卢鱼。推而广之:

苹——平果

鳎鱼——曼利鱼

韭——九菜

乌柏树——乌臼树

篮——兰球

滹沱河——乎陀河

鲸——京鱼

佝偻病——勾娄病

啤——皮酒

伽倻琴——加耶琴

复音节词的词义和构成这个词的各词素间的意义,有时基本一致,有时完全不同。所以一些复音节词的表示法,不必受原来文字的限制。如“水泥”是由“水”和“泥”两个字构成的,它们的表意特点很明显,但是“水泥”这个词一经组成,它便同“水”和“泥”在意义上完全没有关系了。“水泥”完全代表了一种新的物质。在“水泥”一词中,“水”与“泥”的意义消失的同时,人们留意的是 shuǐní 这两个音节所构成的新词。人们若把“水泥”写成“水尼”,我认为不会引起误解,是可以的。复音节词中一些使用频率小、派生能力低的词素,应尽量用同音字代替,如能照顾到假借字之间在形体上的相似之处,那就更好,以便使人联想。如称陀(代称砵),房陀(房柁),泥陀子(泥坨子),斩新(崭新),伐门(阀门)等。

总之,语音也好,文字也好,都是假定性的,它们和被表达的事物中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要广大群众使用方便,接受得了,不论语音还是文字,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都可以有计划有领导地做些合理的调整,不必受旧框框的束缚。

我们要在不影响学习和使用通用汉字的前提下,在实现拼音化以前,能减少一个汉字就减少一个,为逐步把汉字改造成一套较轻便的文字,达到利于工农兵使用的目的。

(原载 1975 年 1 月 17 日《光明日报》)

同音代替是精简汉字 字数的重要途径

胡 双 宝

汉字要进一步简化,减少笔画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精简字数的工作,过去也做了一些。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精简掉一千零五十五个异体字。《简化汉字方案》里也有一小部分采用的是笔画少的同音字,精简了一些字。但是,总的说来,精简汉字字数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为了减轻学习、使用汉字的负担,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通用汉字必须进一步精简。有人提出,通用汉字能不能减少一半?这是一个大胆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设想。一半的基数是多少?《新华字典》收字八千左右,报纸用字大约有六七千。就以八千为基数,一半是四千。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将会为识字、写字、印刷以至通信、电子计算机运用等,提供很大的便利。要大量减少字数,需要进行试验、推广同音代替。只要我们充分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通用汉字减少到四千左右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个工作要分期分批逐步进行,不能企图一次完成。

同音代替是汉字传统的“造”字方法之一。它是不造字的造字。其实,这是一种用字的方法,即给已有的字增加新的意

思。同音代替是把现有的几个字的意义、职能让一个同音字承担起来,其余的几个字停止使用。这样做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可以精简通用汉字字数。如果只是或者主要是减少笔画,势必要增加一批新的异体字。有了简化字,相应的繁体字要停止使用。但是,如果编一部汉字大字典,就必须既收已经规范、正式使用的简化字,又收停止使用的繁体字,徒然增加字数。识字、印刷也要增加负担。同音代替则一般不增加字数。印刷出版上也可以不增加新字模。

二、同音代替一般都是采用笔画少的字,所以可以减少某些汉字的笔画,使印刷字体清晰,书写便利。

三、可以进一步增加表音字的比重,为将来“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创造有利条件。

四、对于一部分研究古代典籍文献的人,同音代替只是在已学的字以外,再去学被代替的字,已学的字全部有用;如果用减少笔画的办法,已学的简化字,有相当一部分字阅读古籍时用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减轻负担。

过去讨论同音代替,有一部分人担心这样会造成歧义,引起误解。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远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一个字也好,一个词也好,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或上下文里出现的,很少孤立使用。食品店里把“蛋糕”写成“旦羔”,谁也没有误认为是元旦那天生下来的羊羔;农药说明书上说“可以治牙虫”,也从没有人用它来治侵蚀牙齿的“虫子”;“丰富多彩、精彩、光彩”和“丰富多采、精采、光采”都在社会上流行,很少有人去考究用“彩”或用“采”意义上有什么差别;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看到别字就能改正过来,说明他完全看懂了

学生要表达的意思。至于有人用文言结构来非难同音代替，说把“蟋蟀”写成“悉率”，就成了“全部带领”的意思，把译音词“柠檬”写成“宁蒙”就成了“宁愿蒙受”的意思。这些如果不是有意复古，也是替古人担忧。我们生活在现代，用的是现代语。有的文章里用了一些文言成分，那也是为现代人服务的。更何况同音代替是“古已有之”，现在提倡一下，顶多不过是“于今为烈”罢了。

同音代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几个字意义相距较远，用其中一个代替以后，不会发生误会，可以无条件代替。如用“阿”代替叹词“啊”和语气词“啊”，用“登”代替“瞪、蹬、镫”等，用“曼”代替“漫、谩、慢、幔、蔓、縵”等。特别是有些字只在复音词里出现，可以去掉表义的偏旁，用表音的偏旁代替，如用“青廷”代替“蜻蜓”，用“婴武”代替“鸚鵡”，用“里鱼”代替“鲤鱼”，等等。

二、用形体简单的字代替形体复杂的字。如用“代、丹、相、杆、肖、序、才、背、决”等，代替“戴、郫、襄、竿、萧、绪、裁、悖、绝”等。

三、有的字笔画多一些，但是常用，可以用它代替某些笔画虽少但是不大常用的字。如用“遗、御、逸、突”等，代替“贻、馭、佚、凸”等。

四、有些同音字是类和种的关系，如“子一籽”、“撒一洒”，前者代表一类事物或动作，后者代替一种事物或动作，就可以用前者代替后者。这实际上不是代替，而是合并或包括。

五、有的多音字，可以规定某一个读音由某字代替，别的读音用别的字代替。如“潦草”“潦倒”的“潦”[liǎo]用“了”

代替，“潦”读 lǎo 时用“涝”代替。

六、有少数字可以采用在现代不成字的偏旁代替原字。如用“𦰩”代替“喋、谍、牒、蝶”等，用“𡗗”代替“烽、蜂、峰、逢”等，用“冃”代替“捐、娟、涓”等。

以上第一、二两种是大量的，主要的。

此外，自然科学用字，今后应当停止造新字，对于已有的科学技术用字应当加以整理，尽可能改用常用汉字，或采用拉丁名称，或用意译。

考虑到现在方言还比较复杂，采用同音代替应注意各地读音相同或相近。比如一般不用入声字和非入声字互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声调倒是相对次要的。用“圭”代“贵”，可能比用“乙”代“意”碰到的问题少些，而用“乙”代替“意”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

用同音代替的方法，精简汉字字数，过去讨论较少，但是群众当中早已在广泛运用。现在应当认真研究群众中运用同音代替的情况，破除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从使用语言文字的角度考察，解决可能产生的混淆，为把通用汉字减少一半而努力。

（原载1974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

精简字数的一条途径

——试谈包孕字的整理

高 更 生

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汉字拼音化，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为了有利于当前的应用，现有汉字必须简化。不但要减少汉字的笔画，而且要压缩通用汉字，精简字数。字数太多，是汉字的严重缺点之一。汉字简化工作，在精简字数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有人提出通用汉字应该减掉一半，这个愿望和要求是合理的。精简字数的途径，大家提出了有条件地同音代替、夹用汉语拼音、继续整理异体字等，这是有道理的。另外，我认为整理包孕字，也是精简字数的一条途径。

一、什么是包孕字？

什么是包孕字呢？先看下面的例子：

拣 jiǎn ①挑选：～好的交纳公粮。②同“捡”。

捡 jiǎn 拾取：～柴。把笔～起来。～了一张画片。

（见《新华字典》196页，1971年版，下同）

这种乙字（如“捡”）等于甲字（如“拣”）的某义（或某几义），即甲字包孕着乙字的含义的一组字，就叫做包孕字。再

举两个例子：“砂”等于“沙”的①、②义，即“沙土、沙糖”的“沙”可以改用“砂”，但是“沙哑”的“沙”不能改用“砂”。“搨” shān 等于“扇”⊖ shān 的①义，即“扇风”也可写作“搨风”，“煽” shān 等于“扇”⊖ shān 的②义，即“扇动、扇惑”也可写作“煽动、煽惑”；但是“扇子”的“扇”⊖ shàn，不能改用“搨”或“煽”。

包孕字的数量很大，翻翻字典，看看书报，随时可以遇到。我们粗略地看了一下《新华字典》，就发现了一百六十多组。包孕字的实际数量，肯定比这个数字要多好多倍。这种包孕字同一般的同音字不同，因为它们之间，在意义上有包孕被包孕的关系，而一般同音字，在意义上是不相联系的。这种包孕字同一般的异体字也不相同。一般的异体字是两个(或几个)字的读音和意义完全相同，如“垠” ān = “垠” ān：～瓜，(《新华字典》第3页)。但是，包孕字同一般异体字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的存在只会给书面语言形式造成混乱，给儿童和工农群众学习文化增加负担；包孕字的整理，同一般异体字的整理一样，是精简字数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怎样整理包孕字？

包孕字的整理，总的应取从众、从简、意义明确的原则，而从众又是主要的。在从众的前提下，考虑笔画的简化和意义的明确。对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处理。

在包孕字中，有一类是甲字只有一个读音，同乙字的读音完全相同的，如，“拣捡”类，可以叫做同音包孕字。又如：

茧趼 jiǎn：手脚上的“老～”；蚕茧的“茧”不作“趼”

勺杓 sháo ~子、铁~; 一升的百分之一的“勺”不作“杓”

猾猾 huá : 狡~; “光滑、滑冰”的“滑”不作“猾”

岐歧 qí: ~途、~视; “岐山”的“岐”不作“歧”

凌凌 líng : 欺~、~空; “冰凌”的“凌”不作“淩”

麻麻 má : ~木、~痹、~风; “大麻、麻子”的“麻”不作“痲”

虏掳 lǔ: ~掠; “优待俘虏”的“虏”不作“掳”

搀掺 chān : ~杂; “搀扶”的“搀”不作“掺”

瓊瑰 guī: ~丽; 象玉的石的“瓊”不作“瑰”

同音包孕字中的甲类字,一般是群众习惯运用的,而且多半笔画少,意义明确,因此,应废除“捡、趺、杓、猾”等乙类字,保留“拣、蚩、勺、滑”等甲类字。也有特殊情况,如“瓊”比较生僻,笔画多;“瑰”常用,笔画少,群众比较熟悉。而且“瑰”用“王”(玉)作形符,本来有玉石的含义,《广韵》上也说“瓊同瑰”。这类字可以废除甲字“瓊”,保留乙字“瑰”。在一百六十多组包孕字中,同音包孕字八十多组,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包孕字中另一种是甲字有几个读音,乙字同其中的一个读音和含义相同,如“扇煽煽”类,可以叫做异音包孕字。又如:

A. 夫 ⊖ fū ⊖ fú, 伏 fū: 民~、拉~

划 ⊖ huà ⊖ huá, 撻 huá: ~拳

沒 ⊖ méi ⊖ mò, 殁 mò: 病~

浆 ⊖ jiāng ⊖ jiàng, 糴糴 jiàng: ~糊

卒 ⊖ zú ⊖ cù, 猝 cù: ~不及防

作 ⊖ zuò ⊖ zuō ⊖ zuó, 做 zuò: ~工、制~

吱㊦ zhī ㊦ zī, 噫 zī: ㊦㊦ 叫

纹㊦ wén ㊦ wèn, 璽 wèn: 盆裂㊦

泡㊦ pào ㊦ pāo, 庖 pào: 水㊦

脬 pāo: 一㊦ 尿

B. 沈㊦ shěn ㊦ chén, 沉 chén: ㊦ 沒

檻㊦ jiàn ㊦ kǎn, 坎 kǎn: ㊦ 门㊦

句㊦ jù ㊦ gōu, 勾 gōu: ㊦ 引

异音包孕字中的A类,乙字多生僻,笔画多,群众不习惯于运用,应同同音包孕字一样,废除“搨、煽、伏、撻、歿”等乙字,保留“扇、夫、划、沒”等甲字。这样,虽然保存了甲类字的异读,却精简了字数。这类字在异音包孕字中占大多数,在一百六十多组中有四十多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B类字中的乙字是群众常用的,甲字中同乙字相同的读音和意义,群众比较生疏,不常运用。因此,应保留乙类字的读音和意义,如“坎 kǎn 门㊦”;废除甲字中同乙字相同的读音和含义,如“檻㊦ kǎn 门㊦”。这样,虽然没有精简字数,却精简了异读。

包孕字的整理,不一定要单独进行。由于被废除的字一般是笔画多的,因此,可以在简化汉字时,结合进行。也可以在整理异体字时,结合进行。这是已有先例的。例如,在《简化字总表》中的“困(𥇿)”,《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布(佈)”,本来都是包孕字,结合整理后很受群众的欢迎。

三、整理包孕字有哪些好处?

整理包孕字的主要好处,是可以精简字数。同音包孕字

和异音包孕字的A类，通过整理都可以废除一批字。仅根据我们粗略统计的数字就有一百三十多个，实际数字还应该比这个数字多好多倍。包孕字在字典上有明确的规定，群众在运用中相互替代，习以为常；废掉其中的一个，用另一个代替，群众不感到生疏。因而，包孕字的整理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应该在简化汉字工作中加以考虑。

整理包孕字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精简异读。这主要是异音包孕字中的B类。例如，“沉没”的“沉”不写作“沈”，这不但减少了语言书面形式的混乱，而且“沈”只用在姓和地名“沈阳”里，这样“沈”(shěn)只有一个读音了。这类字在发现的材料中有三十多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这对于精简异读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整理包孕字可以结合整理了异体词。在语言的书面形式中，“照像：照相”、“污蔑：诬蔑”、“沙糖：砂糖”等异体词的并存并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现象，早已引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注意，并强烈要求及早整理。当然，异体词的整理还要采取别的措施，但是，不论同音包孕字还是异音包孕字的整理，都会结合整理部分异体词。如，废除了“痲”，用“麻”代替，“麻木：痲木”、“麻痹：痲痹”、“麻风：痲风”等并存并用的现象自然就不存在了。整理了这一百几十组包孕字，就会结合整理几百组异体词，效果是很显著的。

精简字数、精简异读、整理异体词，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文字改革工作者正在积极进行的工作。整理包孕字可以一举几得，的确太好了。我们应该抓紧整理，早日取得积极的成果。

(原载1975年9月26日《光明日报》)

从字音和字义的关系 谈汉字改革

徐 青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它把语言中的一个词记录下来,克服一发即逝的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局限性,提高语言的交际工具的效能,以便更好地使思想、文化得以交流、保存和传播,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恩格斯曾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学的发展,“把文字交给大众”,改革旧文字,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根据文字的构造原则,一般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表意体系,即文字本身不标明发音。例如,我国的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另一种是表音体系,它的字形本身就是发音的符号。其中,用简易的字形作符号来表示一个音节的,叫音节文字,例如,日本的假名;用符号表示各个音素的,叫音素文字或拼音文字,例如,英文、法文。由于语言中的每个词,都是由声音和意义两种要素结合而成的,声音是传达出意义来的物质外壳,意义是声音所传达的内容。因此,文字本来应该是从记录语词的声音外壳出发的,即为了克服时间、空间条件的限

制,用便于书写的线条形式来替换声音形式,使听觉的物质形式转换为视觉的物质形式,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表音的,而不是表意的。然而,由于古代人在认识水平上的限制,对于一发即逝的语音,感到不易捉摸,所以最早创制的文字,往往不是表音的,而是象形表意的。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来,这种在字形上超语音的表意文字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每一种语言的词义要素都比较纷繁,为了使文字表意,就必须制定出繁多的字形。结果,学习起来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必须逐个地记忆它的发音,才能阅读。至于表音文字,就大不相同。因为一种语言的声音要素,分析起来,是有限的,一般不过三十多个。只需设计相应的几十个简易的形体作字母,然后用字母拼出语词的发音,即可以音明义。这种表音文字,只需学会字母和拼写法,就能应用,比较简易。因此,世界文字由表意字向表音字的方向发展,成了共同的规律。

在我国,由于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迟缓的封建社会,以及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的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想影响,严重地阻碍了汉字的向前发展。反动统治阶级及儒生,捏造了“圣人”造字的谬说,故意使文字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认为“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不能改动。这样,对汉字就很难谈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文字固有的表音性,仍是有生命力的。汉字在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断地增长着不完善的表音性成分,使汉字演变成为现在的主要是形声结构的表意文字(据统计,形声字已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由表意向表音发展,这是文字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汉字改革工作的依据之一。

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表达了劳动人民长期要求改革汉字的愿望，反映了汉字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实现汉字的彻底改革而努力。

当然，这个改革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因此，当前我们在继续做好简化汉字和精简汉字字数的工作中，需要认真考虑文字由表意走向增加表音成分的问题。根据文字以字记音、以音明义的原则，逐步地、适当地增加汉字的表音成分（如同音代替和声符化），改善和扩大汉字的表音能力，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削弱字形和义符在汉字结构中的作用，使新简化字向表音方向跨出一步。

长期以来，汉字简化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从简化字形着手，例如，“漢”简为“汉”、“號”简为“号”、“個”简为“个”，等等。另一种是从字音出发来考虑简化，其中有的是同音代替法，例如，以“斗”代“鬥”、以“范”代“範”、以“丑”代“醜”等；有的是简化或改善形声字的声符，例如，以“粮”为“糧”、以“沟”为“溝”、以“邮”为“郵”，等等。在这两种简化的方法中，以字音为出发点的简化，既简化了字形，又增强了汉字的标音能力，有的还达到了精简汉字字数的目的（如同音代替字）；而以字形为出发点的简化，则主要是减少了书写的笔画。可见从字音出发，实行同音代替和简化、改进声符的办法，既符合汉字走向拼音化的方向，而且也是大有潜力、大有群众基础的办法。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改革汉字

的积极性很高。从人民群众创造的大量新简化字看，增强汉字表音能力的同音代替和简化、改善声符的办法，正在普遍地采用，逐渐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例如，“午(舞)”、“元(圆)”、“付(副傅)”、“令(龄)”等等，这是属于同音代替的。又如，“汔(漆)”、“枸(橡)”、“秔(稻)”、“苽(韭)”等等。这是属于简化或改进形声字的声符的。同时，形声字的声符简化之后，也常常用类推的方法提高这个声符的使用频率，增强了汉字的标音作用，例如，由于“遼、療”已经正式公布简化为“辽、疗”，群众进而将“撩僚潦療”等字简化为“打伢汀灯”等。因为汉字并不是一个个独立出现，一般是与前后字一起联结成词语的。因此，标音简明十分重要，只要它在简化之后，不跟其他常用字混淆，这样的新简化字就比较合理。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排斥字形上的简化法，我们只是认为不应以这种办法为主，从字形着眼继续简化一些难字，也是可以的，例如，“步(餐)”、“𪔐(建)”等，这些字已经相当流行，也可以采用。

从字音出发简化和精简汉字字数，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认为：第一，能削弱字形在文字中的作用，削弱字形和字义之间的某种表面联系，增强汉字的表音性成分，使之逐步摆脱以形明义(实质上还是通过音的)的旧轨道，而健全以音明义的方式。汉字的望形生义，是从表意走向表音的重大障碍之一，从文字本身的性质上看，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形和义之间本无联系，它对语言来说完全是外在地拉到一起，是可以割除的。如果以一定的形体作为表音符号，通过表音和字义联系，这是语言结构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忽视。就是说，表音文字理解字义必须靠发音，是以音明义。而表意文字，却使人

遇到了不能准确地发音的困难。所以,从字音出发简化汉字,多少能把汉字向表音的方向推进一步,并为今后汉字体系的根本改革——拼音化,作好视读文字的习惯上的准备。视读文字如果不能排除字形观念,就很难实行拼音文字。其次,能把目前的简化汉字工作和未来的汉字改革,在拼音化的方向下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否则,汉字简化工作跟拼音化工作,就容易当成没有关系的两回事,似乎各有各的目标,各行其道,并行不悖。这样就会形成:一方面,拼音化工作不易引起广泛的重视,似乎跟现在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觉得远不可及;另一方面,容易使继续简化汉字的工作,脱离开拼音化的方向,而陷入就字论字的局面,忽略了目前的工作,不能为实现长远的目标创造条件。总之,要使简化工作和未来的拼音工作沟通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才能使汉字简化的道路越走越宽,真正做到既便利工农兵群众目前的应用,又便利汉字在将来向拼音化过渡。

(原载 1975 年 4 月 10 日《光明日报》)

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

——从群众新造简化字中得到的启示

郝 纯 项 徽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以形体标记语音，充当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一种文字是否科学、精密，决定于表音是否准确，笔画是否简易，字数是否适应语言的实际需要。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在于以数量有限而笔画简易的字母，正确地反映语音系统；方块汉字的致命缺点，正是在于形体庞杂，笔画繁难，不能准确地标记汉语的语音。因此，要彻底改革汉字，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之前，必须通过汉字简化工作，减少笔画，精简字数，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以利目前应用。

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是完全可能的。汉字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当前广大工农兵群众简化汉字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几千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在形体上逐步简化，表音成分也在逐渐增加。当前工农兵创造的许多新简字，更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工农兵大量使用同音代替字，对原有形声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运用形声原则，创造一些新字来代替原有的形体繁难而表音功能又差的字，使汉字数目和笔画都得到了精简。这就充分证

明：在实行拼音汉字之前，逐步增强现行汉字的表音功能，是可以办得到的。

一

群众新造简化字的实践告诉我们，同音代替是精简字数和笔画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表音功能的有力手段。新简化字以午代舞，以上代缁，以连代镰，以旦代蛋，以兰代蓝、篮，以刁代凋、彫、碉。经过同音代替之后，在新简化字清单中，舞、缁、镰、蛋、蓝、篮、凋、彫、碉不再列入，而午、上、连、旦、兰、刁，却逐渐向单纯的音节符号过渡，不再为某些特定词语所专用。这也就是说，在可以替代的范围之内，人们可以直接靠字音来区别字义，而不必靠字形来区别字义了。这不是增加了表音成分，减少了表义成分吗？

当然，同音代替的表音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象拼音文字那样，通过音素符号更有效地显示语音系统。但是同音代替的结果，毕竟起到了精简字数和突出表音的作用，有利于目前的应用，有利于打破“望文生义”的传统习惯，有利于建立“文字表音”的科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同音代替也为今后实现拼音化做了准备工作。

广大群众用同音代替方法简化汉字的事实，启示我们在进行简化汉字工作时，必须充分考虑同音代替的办法。

二

同音代替的办法，既然有一定限度，那么，在不能采用同

音代替的办法时,能否用其他方法来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呢?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实践作了明确回答:能。对原有形声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删除形符,保留声符,如芭、笆、耙简化成巴,叮、盯、钉、荳简化成丁,筐、诓、哐、眶、框简化成匡,就是改造原有形声字,增强新简字表音功能的措施之一。这说明广大群众打破了“形符表义”的束缚,为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虽然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形符表义的作用是不能完全抹煞的,但汉字早已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鲁迅《门外文谈》),大多数形符已经失去表义作用。彩虹与“虫”有什么直接联系呢?头脑与“月”又有什么相干呢(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去了解“月”是由“肉”变来的)?形符即使表义,也只是大致表示事物的属性,而在今天来看,这种属性也不科学了。桥都是木头做的吗?镜子还是用金属制成的吗?况且,即便是原始的象形字也根本不同于纯粹表义的写实图画,而是鲁迅指出的将野牛这东西“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门外文谈》),使其作为代表这一事物的语音和语意的符号。任何一个象形字都代表一定的语音,字义是通过字音才确立的,并不直接与字形相联系,在象形字已失去象形作用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在许多形声字里,形符与其说单纯地表义,不如说它也同时起了表音的作用。就拿苔、答、怡三字来说,我们不正是根据它们不同的形符来判断它们不同的读音吗?形符是一种区别性的符号,它与声符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整个形声字的语音和语义,需要区别就保留,不需要区别就可以删掉。摆脱“形符表义”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就能进一

步解放思想。在声符尚能准确表音的前提下，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形符，改造成为表音功能较强的新简字，大可减少汉字的数量。

形符删去以后，留下来的声符，有两种情况：一种仍成为现行常用字，如扇(煽、搧)，叉(杈、杈、杈、汉)，蒙(矇、朦、檬、濛)。一种不是现行常用字，如𠂇(雄)，𠂇(旋、漩)，𠂇(酸、痠)。前一种是同音代替的一种方式；后一种是保留原字一部分的新简字。

群众还有一种省略形符的传统方法，就是简化形声字要留着形符以示区别；但当这个形声字又去充当另一个形声字的声符时，就可以把它的形符省略。例如“意”简化为“忌”，需要保留形符“心”；但是根据类推方法，对瘰、臆进行简化时，只要写成疒、肱就成了，可以把“心”省掉。同样，“董”简化为“苳”，“懂”就可以简化为“恠”；“遣”简化为“𨔵”，“譴”就可以简化为“𨔵”。运用这个原则，还可以对现有很多繁体字进行改造。

删去形符是一种干净利落的措施，但是有些形声字，删去形符会造成字音、字义的混淆。这就不能采取“删”的办法，而只能采取“简”的办法，即用笔画简易的形符代替笔画繁难的形符，或者把繁难的形符换作象征性符号。前者如把“豺”写作“豺”，把“答”写作“荅”；后者如把焦、点、然、熟、照等字下面的四点，改为一横。

三

删除或简化形符，是增强汉字表音功能、减少汉字笔画的

有效方法,但是有些形符笔画简单,可以保留下来作为区别的符号;而声符笔画繁难,表音功能又不强,就应对声符进行改造。

改进声符的方法之一,是以笔画简单而又表音准确的声符,代替笔画繁难而又表音不准的声符。例如群众经常使用的陡、绽、薦等字,在口语中不会有人发错音,可是一到书面上,却非常容易受表音不准的声符的影响而读错音;我们可以改进这些字的声符,把它们简作𠂔、𠂔、𠂔,等等。改进这类字的早已失去表音作用的声符,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方法之二,是把某些(不是全部)同音不同形的声符,归并为一个形体简单而又表音准确的声符。这样做虽未减少汉字的数量,但是减少了造字的零件,加强了汉字的表音功能,有利于群众运用类推方法,迅速掌握汉字。例如:

儒	——	𠂔	}	需、辱归并为“入”
擗	——	𠂔		
僚	——	𠂔	}	寮、卯、𠂔归并为“了”
聊	——	𠂔		
廖	——	𠂔		
霞	——	𠂔	}	段、害、夏归并为“下”
瞎	——	𠂔		
厦	——	𠂔		
篱	——	𠂔	}	离、荔、利、乐归并为“力”
荔	——	𠂔		
犁	——	𠂔		
砾	——	𠂔		

方法之三,是用几个表音准确、笔画简易的声符,分化原来的一个表音不准、笔画繁难的声符。例如:

蔡	——	𠂔	}	将“祭”分化为才、叉
察	——	𠂔		

四

除了改造原有的形声字外，群众还用形声方法，改造一批原来用其他方法构成的汉字。这也是加强汉字表音功能的途径之一。例如：

韭——茺 疑——似

盥——洩 毅——另

汉字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形体结构形成一个互相牵连、十分庞杂的体系，如今要简化一个字，往往会把一批字牵动起来。因此，简化汉字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适应的简化办法。简化汉字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说到的之外，还有草书楷化法（卒——卒、尊——尊，高——高，留——留），会意法（寡——寡，家——家）等等。可是，通过同音代替、删简形符和改进声符来加强汉字的表音功能，则是使字数和笔画同时精简，以利目前应用的最有效方法。

广大工农兵正是抓住了简化汉字的“整个链条”上的这个“特别环节”，加强了汉字的表音功能，同时带动了笔画和字数的精简。这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汉字改革的主力军。他们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文字改革方针，自觉地运用汉字发展的规律，发挥集体智慧，夺取汉字改革的新胜利。

（原载1975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简化汉字要注重表音作用

高 天 如

汉字的纷繁，除了它的结构复杂而外，还由于它重在表意，表音作用不强。同样一个音节，出于表意的需要，就制造多种相异的字体，由此汉字就不可避免地多、繁起来。可是，汉字的体系虽属表意，不等于汉字就没有表音因素，如同音字的代替使用，形声字的发展，均表明了字体或声旁的音符作用在逐步增加。因此，继续简化汉字的工作，如在简化形体的同时，注重利用汉字的表音作用，也可以减轻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程度。

为此，简化汉字，首先应多采用同音代替法，以求精简字数。汉字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康熙字典》有四万多。现在比较常用的有八千左右（据《新华字典》）。从推行简化字以来，废除的异体字和因同音合并而舍弃的繁体字，总共才一千多。因此，精简汉字字数的潜力还很大。

实际上，汉字在使用中，因同音而代替的用法是很广泛的，可以用同音字代替来实现简化的字还不少。象“流言飞（蜚）语”、“挺（铤）而走险”、“名付（副）其实”、“魑魅网两（魍魉）”这些成语也用上了。从它们的使用环境看，“蜚”、“铤”、

“副”、“魍魎”等繁体字，完全可以在不引起歧义的条件下，用相应的同音的笔画简单的字（飞、挺、付、网两）代替。再如：“令（龄）”、“元（圆）”、“午（舞）”、“子（籽）”、“介（界解）”、“太（泰岱）”、“上（鞴縗）”等，在日常书写中，使用已很频繁。这方面的例字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名、人名等专用的生僻字：顓〔zhuān 专〕、蠡〔lǐ 李〕、荏〔chí 迟〕、岚〔lán 兰〕、煜〔yù 玉〕、嘏〔gǔ 古〕、弢〔tāo 滔〕、爨〔xiè 械〕、聿〔yù 玉〕等，如以常用的笔画少的同音字代替，也是行得通的。

从正式推行的简化字看，因同音代替而精简去的字虽然还不多（约占百分之十五，不包括偏旁类推简化字），但有可能在使用中取得群众的承认。如以“斗”代“鬥”，以“出”代“齣”，以“吁”代“籲”等。这种运用常用的笔画简单的字，代替同音繁体字的方法，不仅是汉字表音作用的重要体现，而且还是汉字发展中有生命力的进步因素。只要我们对此注重，可以更多地减少汉字字数。

其次，应注重形声字的发展，以便触类旁通。形声字的声旁部分，同样是汉字表音作用的体现。许多形声字，由于声旁的音符作用，在读音上就能举一反三，因而利于辨音，易于记认。如：因“夫”而通“肤”等。由于这种表音相通的便利，形声字的发展历来是较快的，比例也是很大的。今天，汉字中形声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表音作用的缘故。

在当前流行的简化字中，利用形声简化的汉字，仍旧为数不少。例如：“忒（感）”、“忒（意）”、“沆（酒）”、“秬（稻）”、“枸（橡）”等等。这些字的声旁，不仅都取笔画少的常用字，而标

音也准(声调有不一致的)。因而,只要认识声旁的字,就容易认识全字。

以上是从采用同音代替法和形声法两方面,强调了增加简化字的表音作用,但并不排斥对于其他简化方法的运用。简化汉字的实践说明,除重在表音的同音代替字和形声字外,采用草书楷化、古字、会意字,以及依据原字形体而简化的轮廓字、特征字、符号字等,如能就每个字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也是可行的。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汉字改革的根本方针,对当前的简化汉字同样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字的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汉字发展的趋势,如长江大河不可遏止。因此,汉字的继续简化,应着眼于文字与语音的联系,不断增强汉字的表音作用。这样做,当前简化汉字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广,也有利于推进汉字的根本改革。

(原载197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

形声简化字好

四川省大邑县蔡场八大队小学毕业班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将来更好地参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小我们就必须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们在这五年来的学习中，觉得有很多字，如：“苹(果)”、“态(度)”、“钟(声)”、“忆(苦)”、“歼(灭)”、“邮(政)”、“辽(阔)”、“拥护”、“恐惧”、“舰艇”等，好认，字义又容易理解，也好写、好记。学习起来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事半功倍。可是，有些字如“藏”、“霸”、“囊”、“瞻”、“巍”、“颤”等，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确难认、难懂、难写、难记。尽管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对付它，仍然容易写错。这些字有的声旁复杂，难认、难写；有的声旁不起标音作用了，需要简化或换过。如果把它们简化成“苳”、“雷”、“壘”、“貼”、“巢”、“頤”等，就比原来好认、好写、好记得多了。

因此，我们建议今后要尽量以“形声”为原则简化汉字。以利于我们广大学生和工农兵群众学习文化，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原载 1975 年 2 月 25 日《光明日报》)

群众欢迎简化地名用字

山东省即墨县革委会 季阁豹

地名用字,是群众平日大量接触到的。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地名用字中流行的简化字越来越多。从我们县来看,不仅有些公社名称象“嶗山”写作“豺山”,“鳌山”写作“岙山”,“皋虞”写作“皋玉”,“蓝村”写作“兰村”,就连县名“即墨”也有写作“即末”的。至于村庄名字的简化,例如“潘家泊”写为“泮家泊”,“大岭嘴”写为“大令咀”,“楼子疃”写为“娄子脛”,“塚子头”写为“仲子头”,“舞旗埠”写为“午旂垆”,“傅家”写为“付家”,“烟霞”写为“烟霰”,流行的地名简化字就更多了。

群众简化地名用字,有的是把生僻地名专用字,用常见同音字代替。如“鳌”用“岙”代替。有的是繁难字简化笔画,如“霞”简化为“霰”。这些地名简化字,虽然还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但应用是很广泛的。这些字在城乡的黑板报、墙报、广告、招牌上,都可以看到。从人们的书信、笔记本上,也可以找到,甚至在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印的报告、表格、通知里,这些字也以“合法”的身份出现。群众这样欢迎地名简化字,广泛应用地名简化字,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到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研究,采取积极措施,使这些地名简化字规范化和统一起来。

(原载1974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

一些地名用字必须简化更改

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 李守善

前几年,我担任中学地理课教学,深深感到,学生在学习文化和地理知识时,对一部分地名用字的识别、书写、记忆特别困难。流传着“南不过盱眙〔xū yí〕,北不出茌〔chí〕平”的说法,意思是虽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遇见这两个地名也不认识。高中学生把“盱眙”读成“于台”,“茌平”认作“荏平”“任平”,是常有的事;沁〔qìn〕阳、泌〔bì〕阳不分,郟〔jiá〕县、陕〔shǎn〕县混淆的情况,也不断出现。“东(认)不过茌〔xíng〕阳、汜〔sì〕水,西(认)不出浍〔miǎn〕池、阆〔wén〕乡”的学生也不少。读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某个地名往往成了“拦路虎”。为此,我们认为必须更改生僻地名用字,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

1956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以常用字代替地名难字,更改了三十多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用字。例如,把“和阗”“于阗”改为“和田”“于田”,“鬱林”改为“玉林”,“整屋”改为“周至”,等等,既好认又好写,给人们以很大方便。但是,这种变更还是跟不上实际需要。全国二千多个县市级以上地名用字(村镇名用字姑且不讲),还有二百字左右较为难写、难认,如云南漾濞〔yàng bì〕,江苏赣〔gàn〕榆,山东鄄〔juàn〕城,安徽亳〔bó〕县……,其中很大一部分字除了作为地名用外,再也没有别的用处。如果把这些生僻繁难的字,用好认好写的

常用字取代,既可减少汉字字数,又便于读写。对一些笔画繁多、书写困难,而不便改为常用字的地名用字,应加以简化,如西藏的“藏”可以简化为“茻”,新疆的“疆”字可以简化为“畎”。这是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十分欢迎的。

还有一些地名是古代沿用下来的。可是,古时候给这些地方定名选字的情况,现在已很少为人们理解,加之古今字音的变化,就使得一些字作为地名时出现了独特的读音。例如,河南浚县,郑州市属祭城。前者明明是疏浚的“浚”,在这里一定得读 xùn,后者明明是祭奠的“祭”,在这里必须念 zhà,这不知给使用上带来多少麻烦!一次我在家乡公社邮电所里,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太太给在河北蔚〔yù〕县当兵的儿子寄包裹,收件地址写着“河北省玉县”。营业员怎么也找不到河北这个县名,因此增添了不少困难。倘若给这些地名换上音、字相符的常用字,类似的事,不是可以避免了吗?

对新增设的县市地名用字,有关部门审定时,也应从字的认写难易程度来考虑。比如,新近出版的地图上标出的:淮北、渡口、七台河、七堰、肇庆……这些新市名,有的是刚刚诞生,有的是承继原村镇名。从认写方便着眼,我觉得后两个用字不如前三个好。如果为今后长久的应用效果着想,应该选择易读易写的常用字。

一些生僻古怪、笔画繁多的地名用字,虽算不得什么常用字,但是,对某一地区的人来说,可是“朝夕与共”、“形影相随”。当地人民对这些字都有极好的简化方法,选用了恰当的字代替。我们殷切希望,这类汉字简化的成果,能得到总结、推广,行之成文。 (原载 1974 年 11 月 25 日《光明日报》)

要继续简化地名用字

刘寅年

自从《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以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是从事地图编绘工作的，结合工作我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地图是离不开地名的。一般常用地图的特点是地名多，因而地图上地名注记就只能尽量地写得小。如图上数量最多的农村居民点的地名，只用三平方毫米的方块字，也就是说是用相当于报纸上所用五号铅字三分之一那么大小的字。象“湾”、“关”、“岭”等字是地图上的常用字，未简化前的繁体就得写成“灣”、“關”、“嶺”。试想，在那三平方毫米的框框内，要把这类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字注写得清晰易读，这在制图技术和印刷技术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地图编绘人员和印刷工人为了这些繁体字的注写、制作，沥尽心血，但是，往往弄不得法，仍然会出现一个个墨团的现象，影响地图的清晰性。自从推行几批简化字以来，为地图编绘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仅减少了地名注记编绘和制版修字的工作量，还减轻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更重要的是对提高地图质量起了促进作用。由于字的笔画结构简化，地图图面的黑度减低（地

图上这类字大都用黑色表示)，相应的地图图面的亮度增强，为地图的工艺整饰，提高它的艺术性创造了有利条件。汉字简化对地图编绘工作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读了一些同志写的要求继续简化汉字的文章，深有同感，并殷切期望继续简化汉字。比如，现在的地图上，还有不少地名用字很繁难，是可以继续简化的。从我们的工作接触中，了解到群众自动使用的简化字，实不乏其例。如：“镇”简成“鎭”；“藏”简成“芒”；“壤”简成“垠”；“疆”简成“疆”等等。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汉字有继续简化的必要，难写、难认的生僻地名字，也应该继续更改为简单的常用字。因此，我们热烈希望文字改革部门对群众创造出来的新简化字能尽快搜集、整理，制订出新简化字方案，使我们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原载 1975 年 3 月 25 日《光明日报》）

农村常用字的简化大有可为

浙江省湖州中学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着重调查研究了农村常用字的简化问题。结合开门办学，组织师生到三个生产大队、县林场弁山林区以及水产公司批发部等八个单位，对农作物、农活、农业生产资料、林牧副渔、生活用品用具等名物常用字的简化进行了调查。收集到一百七十七个新简字，汇集成《湖州地区农村常用字调查》，送给有关单位研究汉字简化时参考。

我们从农村常用字简化的调查中，获得了这样一些认识和启示：

一、在汉字简化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研究常用字的简化；其中，农村常用字的简化更要着重给予注意。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全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广大农民对于进一步简化汉

字的迫切要求,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做好简化汉字的工作。毛主席早就说过:“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做好农村常用字的简化工作,对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发 展,搞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系很大。以吴兴县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群众学习理论、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在农村的大字报、黑板报、售货标价牌、记工帐册、会计报表等上面,出现了一批批的新简字。调查收集这些新简字,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就会给汉字简化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农村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步伐,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农村中粗识文字的贫下中农与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是简化汉字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在联山大队开了两个座谈会,到会的有生产队长、会计员、记工员、学校贫管会成员、小学教师、供销社营业员等。他们在会上谈得很热烈,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之中,有的解放后只读过几年书,有的是复员军人,大多数是最近十年回乡、下乡的中小学毕业生,他们是农村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许多新简字就是经过他们口传、手写,广泛传播,不断完善的。做好农村常用字的简化工作,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同时组织好知识青年这股力量,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三、在农村流行的新简字中,有不少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这里仅就处理偏旁问题举几个例子,作一点分析。他们

简化的办法有：

1. 简化偏旁。

地处山峦重叠、村坞相连的联山大队，习惯于把“坞”写成“垆”，这个“垆”字，在邻县安吉山区也甚为流行。再如“碳”写成“砵”、“藤”写成“茈”等。其中“坞”“碳”简化的声旁，受到了方言的影响。

2. 偏旁类推。

利用简化字，实行偏旁类推，可以收到突破一个字，简化一大批的效果。例如把“亥”简化为“戾”，就可以使孩、核、该、赅……等字同样简化。弁山林区把“棟”写成“栋”，就是利用简化字“练”的偏旁类推的结果。

3. 合并偏旁。

县土特产公司的畜产废品部，经常同兽产品打交道。他们把许多兽名的“豸”[zhì 制]旁，都换成了“犛”旁，如豺(豺)、貂(貂)[diāo 刁]等等，从而把“豸”、“犛”两个偏旁合并为一个“犛”。他们说：“已经有了猫(貓)、獾(獾)这样的简化字的先例，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一个既难读、又难写的‘豸’旁呢？”

4. 丢掉形旁。

湖州是鱼米之乡，盛产各种淡水鱼。据旧县志记载，淡水鱼的名称达三十二种。这些鱼名一般都带“鱼”旁。现在，从县水产公司淡水鱼批发部到公社水产收购、供销社，都把这个“鱼”旁丢掉了，如把“鲤鱼”写成“里鱼”等等。这样的简化向表音方向跨进了一大步，既减少了汉字的笔画，又精简了汉字的数量。

以上这些，自然不全是什么新的创造发明，但是，它可以

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只要深入群众，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许多因循保守的想法就可以得到打破，文字改革的步伐就可以大大加快。汉字简化大有可为！

四、农村流行的新简字，有一部分是以方言为基础的，不符合汉字简化的规范要求。例如：在吴语里，输 shū、四 sì 都念成 sǐ，因而出现了以“𪚩”（或“𪚪”）代“输”；尺 chǐ、察 chá、插 chā、蔡 cài 都念 cā，因而出现了𪚩（察）、𪚪（插）、𪚫（蔡）等新简字。农村地区辽阔，方言纷歧，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指导，并且大力推广普通话，使汉字简化工作做得更好。

五、要加强对农村的文字改革宣传工作。贫下中农希望有一个以普及为方针、面向农村的宣传刊物问世。目前最好能在《文字改革》专刊中多刊载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使它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字改革工作发挥组织、鼓舞、批判、推动的作用。

（原载 1975 年 8 月 25 日《光明日报》）

要大力简化农用字

江苏省泰兴师范学校开门办学组

我们在农村开门办学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办业余教育,了解到贫下中农对汉字简化的要求很迫切。因为汉字简化了,对贫下中农学理论、学文化、搞科学种田都有好处。

有很多农用字笔画较多、字形复杂,给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带来了工作上、学习上的困难。例如:农活名称中“(𦵏)[lǎn览]泥”(圆括号内的字待简化,下同)、“(耩)地”、“(壅)土”、“(薅)草”等;农具和农作物名称中“(镰)刀”、“(缰)绳”、“(糯)稻”、“分(蘖)”等;水乡常用到的“摇(橹)”、“(罾)[zēng增]鱼”、“竹(簰)[duàn断]”、“(撑)船”等;施肥、治虫中常用到的“(磷)肥”、“(蝗)虫”、“(螟)虫”等;副业生产中常用到的“(嚼)子”、“(糠)皮”、“(瘪)谷”、“猪(槽)”等。这些字,难认难写,极待简化。

为了适应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有些地方的群众正在大胆地进行简化汉字的尝试。在洪林、张沐、沈高、梁徐等公社里,我们看见不少农用字已经得到了简化。例如把“薅”简写成“𦵏”,把“壅”简写成“𦵏”,把“蘖”简写成“𦵏”。有些新简字已经流传很广,例如“磷”字简写成“𦵏”,用古本字“𦵏”代“瘪”

字等。但是，有些字各地简化很不一致，例如“藁”字，洪林公社农技站的同志就简写成“𦵏”。这些情况说明，简化农用字，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是贫下中农学理论、学文化的需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简化农用字，也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我们认为，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一定能够简化好农用字。

（原载 1975 年 8 月 25 日《光明日报》）

繁难字可适当地用同音字代替

内蒙古军区某部 钟志祥

我下连队去了解情况，经常看到连队的板报、墙报、专刊上，干部战士把“警惕”的“警”写成“井”，“边疆”的“疆”写成“江”，等等。大家看到这些字，都明白它的意思，不以为是错字。从这个事实中我受到启发，可以适当地用同音的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繁难的字。

在汉字中，每一组同音字都有许多不同写法，不同意义的字，有的简单，有的繁难。例如“姜”（薑）、“将”（將）、“江”、“茌”、“缸”、“疆”、“僵”、“疆”、“缰”（韁）等，都是同音字，虽然有的经过简化，但还不免过于繁难，容易写错。我认为，象这些字中的“江”、“疆”、“缰”、“缸”、“茌”，完全可以用一个“江”字来代替。只要赋于这个“江”字以它所代替的几个字的含义就可以了，这样，字形简化了，字数减少了，又好写，又好记，又好懂，易于普及。

工农兵战斗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工作、学习比较紧张，如果再加上许多繁难字拦路，那就会增加很多困难。改革汉字是我们的迫切愿望。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要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广大工农兵一起，把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再推进一步。

（原载 1974 年 5 月 10 日《光明日报》）

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

向 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新简化字到处传布，例如：工业战线上常见“纒(绿)、纒(缆)、枸(橡)、軚(输)、𤇗(煤)”;农业战线上常见“拊(播)、扞(撒)、薅(薅)、沃(灌)”;商业战线上常见“𩚑(酱)、𩚑(罐)、𩚑(餐)、袂(裤)”;医疗卫生战线上常见“忼(慢)、疔(瘰)、痍(癰)、𦍋(囊)”;其他战线上常见“𠂔(部)、井(警)、𠂔(察)、𠂔(宣)、𠂔(影)”等等。甚至一向认为难写难认，又难以改动的一些姓和一些地名，也被新简化字的洪流冲开。如“付(傅)、代(戴)、豆(窰)、无夕(锡)、诸几(暨)、羽(翼)城”等的写法，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广大工农兵简化汉字的积极性很高，一批批新简化字的广泛传布，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群众继续简化汉字的迫切要求。但是，新简化字必须得到社会公认，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目前传布的新简化字，都是各条战线的群众在不同的地区、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群众基础不一致，通行范围的大小不相同。其中有的已经趋于

定型,有的尚未定型,有的则有可能因违反汉字发展规律而被淘汰。因此,在群众提出大量新简化字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做简化字的规范化工作。

在阶级社会里,文字规范化工作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字规范化工作,为少数统治者所把持,是窒息文字发展的桎梏。他们疯狂排斥民间的简化字,人为地制造一条条清规戒律,阻挠劳动人民掌握文字和学习文化,从而为他们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政治目的服务。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反对文字改革,破坏汉字的简化和规范化工作,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字改革工作正在蓬勃展开。新简化字的规范化,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人民群众的创造以热情的鼓舞和支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群众中流传的新简化字,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一大批新简化字为群众喜闻乐见,已经具备了社会公认的性质。这批“合理”的字,急需取得“合法”的地位,即需以新简化字方案的形式固定下来,公开用于文件、报刊、书籍,作为共同遵循的标准。象“兰球室”、“仙芷室”、“丰收午”等词语中的新简化字,就急需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另一种情况是,新简化字在民间分散产生,难免带有方言的影响、生活范围的局限和构字方法的分歧,一经集中,就会出现一个字有几种简化的形体。例如:从方言影响上看,质=

仄？蔬=苏？苻？从简化方法上看，家=宀？窳？翼=翬？羽？从表音性能上看，膝=肱？股？愤=愠？怵？从字形结构上看，囊=巾？束？展=尸？尸？屈？这就需要根据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和汉字的结构特点加以权衡和选定。

还有一种情况，在新简化字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汉字规律的芜杂成分。对于任意自造的简字，应该加以适当的控制。例如，应当保留合乎规范的“邓、导”，排除不合规范的“邛、寻”；保留“冈=岡”、“仑=侖”，澄清“冈”兼表“同”、“仑”兼表“仓”的混乱现象。

新简化字的规范化工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从群众中搜集业已流传的新简化字，经过研究整理，交给群众试用，然后将定型的简化字分批公布，逐步推广。在确立统一的文字规范的同时，必然触及到某些简化得不够合理或者暂时还不能取得社会公认的文字形体。对于这些形体，不宜提倡在正式场合使用，但允许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检验。文字规范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一定条件下，规范与不规范之间有实现相互转化的可能。昨天规范了的字，今天可能要作进一步规范，例如过去有些简化字的部件不便称说，可考虑改成常用字：“龟”下部可改为“电”，“压”里部可去掉一点；昨天认为不规范的字，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验证，今天可能符合了规范的要求，如“适、宙、仪”等字。总之，规范化既要制定明确统一的标准，以供社会成员遵守；又要允许一些没有定型的简化字在一定范围内试用，继续给这些简字提供取得社会公认的条件。

方块汉字的规范化有其本身固有的特点。方块汉字的规

范化,不是现行汉字制度的根本改革,而是在方块形体的基础上求得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以利目前的应用。方块汉字的规范化重点在求得字形的简易和字数的减少。一个汉字一个面貌。在汉字系统里,有时为了求得形体的简易,而宁可放弃对表音作用的要求。“粮”简作“𥽿”、“阎”简作“𠂔”,简的是原来的表音成分,为的是求得形体的简易。几万个具有不同形体的汉字,是用多种方法构造成功的。新简化字的构成,同样也不限于一种方法。我们要做好新简化字的规范工作,必须研究各种各样的简化方法。新简化字有用同音代替法求得简化的(井=警);有去形符留声符的(合=盒);有去声符留形符的(疒=病);有以新形声代替旧形声的(𣎵=澡);有用形声法代替其他构字法的(𦵏=韭);有以方音或近似音作声符的(扶=裤);有用草书构成的(𠂔=高);有采用古字的(兒=貌);有以原字中最具有特征的部位代替全字的(𠂔=餐);有用象征符号替换繁难部分的(𠂔=煤);有保留原字轮廓而成的(𠂔=囊);有用会意法构成的(𠂔=矮)等等。一个汉字采用哪一种方法简化,要视字形是否混淆,笔画是否简易而定,要以能否保持一个字形的独特面貌为标准。因此,想用一两种方法来律齐新简化字的结构方式是违反汉字结构规律的,在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当然,在新简化字的现实面前,规范化不是无能为力的。规范化应当从广大群众的实践和汉字的固有特点和发展规律出发,肯定那些有发展前途的构字方法,并予推广,因势利导地促进群众进行汉字的再创造。

简化字在群众中萌芽、产生和传布,迫切需要取得统一的规范;规范化应社会实际的需要和文字本身的发展而展开。

有了群众性的简化,才会出现简化字的规范化;有了科学的规范化,才会有生机勃勃的简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简化与规范化的相互作用,使方块汉字的改革获得了动力。为了缩短汉字改革的进程,我们应当热情地欢迎简化,科学地进行规范化。

(原载 1974 年 6 月 10 日《光明日报》)

正确对待学生作文中的新简化字

福建省邵武县第二中学 傅书松

我是一个语文教员，常常发现学生作文中有许多新简化字。对于这些新简化字，我以前是一概用红笔打上“×”，作为错别字处理，要求学生改正。但是沒有效，学生还是继续使用新简化字，而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后来，经过学习和实际调查，才知道：原来学生写的新简化字，绝大部分是从群众中来的。在街头巷尾的墙报、标语上，在商店门口的商标、广告上，甚至于在群众门前的对联上，都有大量的新简化字。学生看到后，觉得很好，于是便应用到作文中来了。可见，如何正确对待学生作文中的新简化字问题，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创造的新简化字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对待文字改革中的新生事物问题。

认识提高了，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是简单地打个“×”，判为错别字了事，而是采取积极支持、引导的态度。在提倡写规范的简化字的同时，我和学生一起，分析研究作文中的新简化字，从汉字的特点出发加以整理，综合归纳，结果发现学生作文中的新简化字有两个特点：

一、减少了字的笔画或某一部分，而字形特征不变。如：把

“费”简为“弗”，去掉了“贝”旁，在现代汉语中不会引起误解；把“剡”简为“剡”，“出”简为“出”等字，都是在减少了笔画之后，而基本上保存了原字的字形。

二、从形声字着眼，让新简化字能正确读出音来。如：把“威”简为“忒”，“原”简为“厶”，“鼓”简为“𡗗”，“厦”简为“𡗗”等字，我们分别都可以从“干”、“元”、“古”、“下”等偏旁来读音。这些偏旁大部分是简单、常用、易读的字，这样简化，可以达到易认、易读、易记、易写的良好效果。

通过和学生一起分析归纳，正确地引导学生研究文字的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创造新简化字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注意新简化字的准确性，不能个人任意乱造不合理的字。许多新简化字需要经过广大群众实际使用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简化得合理。因此，对于新简化字的推广和使用，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收集、整理，征求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意见后，再正式公布，才可以纳入语文教学的内容，加以推广。

（原载 1974 年 6 月 10 日《光明日报》）

学生作业中出现新简化字怎么办？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肖 铎

当前，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一批好认、好写、好记的新简化字。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广大师生在大字报、发言稿、经验总结和作文、作业中，运用了不少这些新简化字。例如，把“规律”写成“规徧”、“感想”写成“忞想”、“建设”写成“迄设”、“比赛”写成“比宙”。对这种现象，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学校和社会不同，学生写国务院没有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应一律宣布为非法而加以禁止。有的认为：汉字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写法没有准儿，大致不差就算了，何必再去订正错别字？我们觉得，究竟如何正确看待学校中，特别是学生作业中出现的新简化字，是当前学校贯彻执行“文字必须改革”方针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这样的认识：

一、首先应大力宣传简化汉字的意义，提高大家对“文字必须改革”的认识。

汉字是我们当前必须使用的文字工具。它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汉字笔画多、字数多、字形变化多，有难读、难写、难记等严重的缺点。贫下中农反映“汉字有几多，我

们学习有几难。”这是很有道理的。“呼籲”的“籲”如果不简化为“吁”，这类字真是“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鲁迅《门外文谈》）。而“籲”只是这个字三种繁体中的一种写法。大量的事实证明，简化汉字，不仅能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还能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尽快地掌握文字工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在1951年就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1958年，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既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愿望，也反映出汉字本身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我们应该通过广播、黑板报、专题讲座、课堂教学等各种形式，大力加以宣传。我们还应该介绍解放以来广大群众和革命的语文工作者，在汉字简化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在文字改革工作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以提高大家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使大家都关心并重视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我们认为，这是正确对待学生作业中出现新简化字的前提，十分重要。

二、在提倡按照《简化字总表》的规定写规范字的同时，要积极而慎重地对待那些社会上流行的新简化字。

《简化字总表》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的规定，于1964年5月颁布的，是报刊、课本、公文等方面使用简化字的规范。我们教学生写字，必须以此为依

据,坚决地予以推行。在这点上,不能含糊。对于群众自创自用已在社会上流行的新简化字,我们要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如已在作业中出现,也不应大惊小怪,一律加以指责非难,使学生在书写上谨小慎微。汉字正在改革的过程中,学生作业中有所反映,是必然的事。这正反映出学生对文字改革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简化字的易学难忘,受到欢迎。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积极引导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这类字的下面做上记号,使学生知道社会上虽有这种写法,但还不是规范。还可以把这些字登记分类,加以分析,到一定时候进行讲评。讲解汉字简化和规范化的辩证关系,介绍汉字结构的特点和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宣传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社会上简化汉字的动态,引导学生自己去研究、鉴别,使学生受到文字改革方面的教育。当然,对那些个人任意简化,造成文字混乱的现象,也必须制止。如果把“留言”写成“流言”,“出国”写成“出口”,“整数”写成“正数”,那不就会发生表意的混淆吗?如把“阶级”写成“级”,“战斗”写成“抖”,也很使人费解。

三、教师要以身作则,起示范作用,成为学校中宣传文字改革的骨干。学校能不能做好简化汉字的工作,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经常和青少年学生直接接触,一言一行,影响较大。教师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提高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责任心。对规范化的简化字,要口讲手写,以身作则;对青少年学生,应热情关心,积极引导,使学校在文字改革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载1975年3月10日《光明日报》)

观招牌有感

龚 青

人有人名，物有物名，商店也有店名。大概因为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吧，平时虽在街上跑来跑去，却是从来不曾去注意过它。最近在经过一家商店时，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红领巾指着店名问：“爸爸，这是什么字？这么难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江艺”写成了“江藝”。受了孩子的启发，想说几句话。

明明是很好写的“艺”字，为啥偏要写成这么复杂的“藝”字？“藝”是“艺”的繁体，对于以往读过几年书的人当然会认、会读、会讲。可是，这对于简化字推广后才读书的青少年和其他人，却是个不小的难题。这部分群众的数量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日益增多。但是，某些同志却对此视若不见，无动于衷。只要在街上略为留心一下，用繁体字写店名、厂名的还真不少。

据说，简化字笔画少，撑不开，写招牌不好看。确实，写字要讲美观，写招牌更应如此。但这毕竟不是第一位的吧。照我想，“辞以达意”，写厂名、店名最重要的也是“达意”，就是要让人们五花八门的工厂、商店认得出，记得住。在这个前提下，能写得美一点，固然很好；即使写得不美，也不要紧；最糟

糕的莫过于一味追求美，而用人家看不懂的种种繁体字、怪字。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经批评那些把“工”字写成“互”字、“人”字写成“𠤎”字的做法：“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这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一撇一捺见功夫。其实，字体的美与不美，也不完全在于笔画的多和少。笔画最少的字莫过于“一”字。但历来的书法家从没有认为它“不美”而歧视它的，就是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青龙”的王羲之墨迹，其间也有“一”字的位置。可见，字的美与丑，与笔画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说繁体字美，这只是少数人孤芳自赏而已。至于广大群众，不仅热烈欢迎早已颁行的简化字，而且还正在不断的大量自造简化字，反映出他们希望汉字简化再简化的迫切心情。“美”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因人而异。我们的某些同志应该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来端正自己的美学观。

当然，长期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半夕能改掉的。但从“藝”到“艺”，意义并不在减几个笔画。正如鲁迅曾经沉痛地说过：中国文字的繁难，对于人民大众是“一条高门槛”。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倡导下，推广了简化字，使“高门槛”得到了逐步的削低。我们决没有理由恢复这条已被削低了的“高门槛”。

关心文字改革，人人有责——这也是个群众观点。

（原载1975年3月10日《光明日报》）